

藍色路線

昨晚又沒睡好，醒來時妻已出門很久，他從床上掙扎起身，一陣忽然的頭痛如蜘蛛，伸出佈滿絨毛的八隻腳，持續搔刮腦門。左手用力搓揉太陽穴，右手下意識撥出一組電話號碼。中午一起吃飯嗎？他在電話這頭問妻。不用，和同事一起訂便當才有時間休息，妻在那頭爽快回答。掛上電話，回想婚前幾年妻無論多疲累，在他休假日子絕對共同用餐，可這習慣隨著桌上立可拍婚照，在不知覺中逐漸褪色模糊。起初是月事大量來潮，再來是手邊有客人走不開，後來直截表明想休息的念頭。老公我好累，下班就可以看到，不要讓我這麼辛苦啦！隔著話筒，他彷彿還是能看見妻噙著總能引人無限憐愛的嘴唇如此說。聽妻這麼回答，往後只要在妻身邊的夜晚，他會按摩妻的肩膀小腿表示體諒。妻的肌肉隨工作年資的增長日漸緊繃，他試圖推開一條條糾結的筋，試圖在他每次休假時持續試探性詢問，假想若妻剛好沒那麼累還是能如往常能赴約。

他翻開皮夾拿出塞在一堆發票折價券裡的黃色便條紙，撥出另一組電話號碼，結束簡短對話後走向廚房隨便泡一碗麵，在等麵軟爛的空檔儲一桶水，滴下兩瓶蓋漂白水，並將幾塊抹布浸泡其中。匆匆吃完麵，他沿著客廳窗門、電視櫃、餐桌、椅子，任何會卡灰塵的縫隙或沒人在意的沙發底下，無遺漏地擦抹進浴室。廁所最易滋生細菌，馬桶邊緣、浴缸外圍、壁磚之間都要仔細噴上魔術靈。偽裝是天然芬芳的化學藥劑傳來一股噁心刺鼻，但必須忍耐，因為唯有忍耐才能侵蝕害菌。當用廢棄牙刷一格一格將牽扯不清的菌絲拉扯出去，身上衣服這時通常早已濕透。

清潔尚未結束，他將水桶與工具提進主臥室。地板毛髮要用吸塵器來回除淨，確保沒有任何細絲因靜電而攀附在某個角落，妻最討厭看見滿地頭髮，那會自動聯想到工作場域，偏偏她多髮又易掉。床包換上冷色調呼應夏季，枕套被單更替成涼爽緞面，妻喜歡滑柔材質，彷彿所有惡夢都會順著床沿溜入闇黑地底，最後步驟是用濕布抹淨清掃時揚起的所有塵灰。大功告成。

他是公車藍三十六線司機，工時長，月休三天；妻十六歲就入美髮業，十幾年來從小妹晉身資深設計師，活潑的妻手藝佳，常被許多客人指名，因此薪資硬是高他一等。妻從不叨念丈夫錢少假更少，但他彷彿都聽得到。讓人更感虧欠的是彼此休假總合不攏，從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一點間運送大量乘客的他卻鮮少載妻出外踏青。並非沒想過請

假，只是告假代表一個月的全勤付諸流水，落差一萬多元，誰禁得起？於是他清潔掃洗，將滿腔殷勤化作一次次潔白如新。

以往換掉身上汗衣後他會躺在床上小憩，揣想妻看見嶄新屋子時會出現怎樣表情，但此刻坐在雙人床上卻感到異常疲倦。他撫摸床鋪因長期睡臥而凹陷出的兩個人形，長形是他，略短些則是妻，凹痕往外逐漸拉開延展，因為後來夾入第三者，他從沒料想除了兒子之外會存在其他組合。

他起身至陽台點火抽菸，旋開啤酒並一飲而盡，隨後迅速沖澡，換上簡單背心與休閒褲。他翻開床頭櫃，把堆疊的化妝棉、除塵紙、衛生紙推至兩旁，將手探至底部抓撈，從縫隙中用力抽出陷落其中的保險套。盒子沉甸甸，他記不清親密關係何時從顯眼位置失足掉落床頭櫃裡的黑暗深淵。他撕下一個套子壓在枕下，將紙盒闔緊後，重新丟回櫃子裡的黑洞。



叮咚！門鈴響。女人來了。

他下樓把人接上公寓，女人腳步浮沉游移，像一艘於大海中迷茫的小船，因擔心潛藏暗礁而一階階踏得小心緩慢。不要怕，鄰居即使撞見觸礁也掀不起任何波濤，內心想這麼說但他不發一語。她的長髮微濕，如倆人第一次認識時。他將女人的傘與包包鞋子放置客廳，然後輕拉她纖細手腕走進臥房，並拿起妻披掛梳妝椅上的浴巾站在她身後從髮尾一寸寸往上擦拭。瘦小身軀發出淺淺顫抖。會冷嗎？他問。背對著的身影搖搖頭。

女人第一次出現那晚，末班車上最後一位乘客從東湖國小下站後就再沒人上車，冷門時段加上陣陣冷雨，一路上清冷至極。他一個人疾駛在車量驟減的康寧路，回想昨日休假所做所見。公車過葫洲捷運站後左轉民權東路，擁擠霓虹招牌切換成兩排間隔距離適中的昏黃路燈，路燈後是擁有開闊陽台與水晶燈的豪宅，一系列咖啡色大片石磚讓建築物大器卻低調。繁華鬧區在這裡轉歸靜寂，連帶讓錯雜思緒隨之趨緩，隨之陷入墨黑濃夜。

幾個路口過去，視線正要習慣黑暗之際，車子駛進民權隧道，刺目亮光於眼前轟然炸開。隧道內一公尺掛置一盞路燈，密集光源編織成網，自四面八方將藍三六公車包圍。

眼前空蕩，後頭也無來車，他覺得自己有如置身一場豪華 party，但全無賓客，連主人也不知去向，一股不自在從心底滋生。黑夜裡所有亮度說穿都是虛假，面對過曝虛假他只想加速逃離。

女人站立於出隧道後第一站，在路燈的照射下，可以看見黑色長髮垂肩而下，襯托其一身潔白肌膚，她身穿淺灰開襟針織衫，白底黑花裙，晶亮高跟鞋在月光照映下發出玻璃般透明色澤。將車輛靠右停站，距離拉近，女人一手拎著壓著鱷魚紋的橘色手提包，一手狀似虛弱地撐持車階旁的扶桿上車。雨傘遮掩身後光源，卻蓋不掉其精緻五官。這讓人不解，晚上十一點多，此地此人，實在沒理由佇立雨中攔公車。

整車無人，女人上來後卻仍往最深處走去，他從後照鏡偷瞄，隱然瞧見抽動臂膀。強烈冷氣在空蕩車廂中缺乏人的體溫稀釋，連他都忍不住打起哆嗦，何況是穿著如此單薄的她。他詢問女人是否需要外套，他習慣多放一件在車上。女人若有似無地不知是搖頭或點頭，反正終究是沒站起來。車過三站，女人挪位至中間，雖不明白這一舉動意義何在，但無心追究，只因他仍陷在昨日的記憶裡。車子繼續前行，她忽然起身走到駕駛座旁，探問多久抵達捷運站。終點站，再兩站，他回答。女人在原地抓住握把隨車晃動，到站後她投入車資側身緩步下車。小姐妳忘記拿傘，他朝女人喊。他身後一桶廉價雨傘，全是天晴時被人遺忘車上，可是此刻正在下雨，不會有人在雨天忘傘。

她回頭，一瞬間他發現窗外微雨下進女人眼中，她的眼裡有雨，心裡有事。女人上車拿傘，指尖碰到他手指，觸感竟如此冰冷。給我!這兩個字從喉間哽咽抖出。他鬆開傘交至女人手上，彼此眼神交會，他覺得此刻應該做些什麼。

他可恥成爲占別人便宜的人，可是手不聽使喚撕下一張黃色便條，記錄一組號碼。



女人鬆開她從進門後就交握的手，轉過身凝視著他，眼神如初遇那晚。他讀懂眼中訊息，先走到水龍頭擦抹美琪藥皂洗淨雙手，像醫師在進行任何切割手術前都要消毒殺菌那般。女人遠看一樣很美，他緩步走近，雙手從頭撫摸柔順黑長髮，並輕輕在頭上蓋下一吻。他搓揉她肩膀、手臂，進而往腰部游移，往腹部觸摸抽拉出上衣，從最底層扣子開始拆解，一顆一顆往上抵進，並隨時注意女人表情。他覺得這雙手同時拆解著自己，

一寸一寸土崩瓦解，一分一分冰融消解，只是他看不見自己表情。他牽起纖細小手，引領至他與妻夜夜共眠的床榻，卸下裙子脫掉身上休閒服，他沿著腳踝一寸寸親吻女人肌膚，鼻腔裡溢滿對方身體傳來的清淡香水味。

卸掉最後一道防備，剩下進入動作。像行駛在尖峰時段的路上，他輕踩剎車慢慢推移，女人抓著被子發出小貓般呻吟，如妻第一次被他進入時那樣。妻最喜歡拿這件事開玩笑，笑說看似木訥老實的他原來存有狂野一面，交往不久便讓兒子出世。他則認為所有事情理所當然，他愛她，將內心渴望落實，僅此而已。生活大部分如公車運行，日日來回藍三六路線，限速四十，不管窗外車流奔馳，窗內人潮沸騰，從容坐鎮駕駛座一路向前。看似不停行進，實則原地不動，扣除報站名外幾乎不橫生多餘字句。他以爲夫妻互補，自己安穩個性配上善交際的妻宛如黑咖啡融入牛奶，用一種溫潤的方式提神。

只是眼前女人表情苦澀，行進忽然窒礙難行，他別過頭，想像自己駕駛公車藍三十六線從環河里出發，台北奇蹟、生活大國社區、人情味小鎮、康福里、捷運葫洲站、民權隧道、國防醫學院、南港分局、昆陽捷運站，他過站不停來回位移。女人姣好面容讓他想起民權隧道裡密集路燈，光亮得極不真實。巨大虛幻讓人想逃，但逃不走，一段記憶橫擋去路，枕頭上綠色短髮絲、替換床單時床與櫃子夾縫中飛落紙屑。從地上撿起，細看竟是保險套一角，而那牌子他們從未用過。憤怒狂亂無措，究竟還有多少秘密尚未撕啓？如果休假時不堅持追求乾淨，是不是反而有機會避開髒亂？他把油門一踩，車速颯破限制，身體載著女人衝刺抵達終點，他又重回原點，滿頭大汗，彷彿剛度過漫長工作天。

●

妻踏進家門時他躺臥沙發卻未睡去。今天做了什麼？妻照例探問。這問句現在聽來有如是好奇乏味如他能玩出什麼新把戲。內心一股衝動，想告訴她：嘿！我做了和你一樣的事情，你可以的，我也行。只是最後他一句話也沒說。妻放下大包包後，趴坐他斜對角邊的沙發隨意叫喚房內兒子，兒子如平常沉浸於網路般毫無回應，呼喚聲掉落深潭，連一聲咚都沒有激起。她轉而靠攏他的身旁，一隻手延伸過來。你頭髮變好長，看起來髒髒的。妻觸摸他瀏海，擺弄出一副交給我吧的自信表情。髒？一向愛乾淨的他竟

然被妻說髒。轉念一想，的確，關於如何修剪頭髮，顯露臉形優點，遮掩表情缺陷，妻是專業，他還有得學。該慶幸妻仍注意到他身上微小變化嗎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似乎也沒有理由回絕。

他翻找幾張舊報紙，從中間割開一個破綻，默默走向餐桌椅。他將頭部穿越許多則過期新聞，雙手撐捧左右，好似一把打開的傘。妻從臥室取出剪髮器具，從瀏海咻咻咻快刀修剪，細碎短髮如黑雨，滴答下落傘面。妻不稍停，夾起後腦勺外層頭髮，將一向隱蔽內層的細髮徹底袒露，接著不假思索喀擦剪下。偶有髮絲刺痛眼皮，可是他保持靜寂全心全意投入這場儀式，讓妻專心修整自己。一股涼意朝脖頸處襲來，一絲一絲順延肌膚紋理攀爬，爬升至最頂點時妻的 LINE 忽響，叮叮叮，叮叮叮，一聲聲催促他的妻。

妻走至廁所接電話順便沖洗雙手，嘈雜水聲掩蓋應答話語，她回過身瞥見排水孔一叢黑髮，蹲下，把一小坨黑髮從孔洞中抽拉出來。她朝緊閉的門罵兒子每次洗完澡老忘記整理浴室。爸爸清掃很辛苦，她說。他清楚看見一根長長黑髮懸掛妻手指之間，像一條忘記藏好的尾巴。妻未注意，連看都沒多看就丟進垃圾桶。他緊繃雙手瞬間傾圮，一小部分髮絲抖落地板。妻回到身後，繼續未完的修剪。忽然意識到一件事：妻從不問他想要怎樣髮型。

或許外表怎樣都無所謂，妻篤定他昨天今天明天，同樣會在藍三六路線沉默來回。